



泰族立國前的佛教

淨海

—— 佛曆三世紀頃—1800年（公元前二世紀頃—公元1256年）

在泰族人立國之前，佛教已經傳入泰境內流傳很久，這確是歷史上的事實。依泰國近代著名歷史學者丹隆親王（Dumrong Rajanubhab）的研究，分泰族人立國前的佛教為四個時期①，即：

一、上座部佛教的傳入

佛教最初傳入泰境，最早的說法，是佛曆三〇四年（即元前241），印度阿育王（Asoka）禮請目犍連子帝須（Moggaliputta-Tissa）長老領導第三結集後，派遣傳教師往各國弘法。據錫蘭大史（Mahāvamsa）記載，阿育王時派遣傳教師分成九支路線，往不同的地方弘法；其中第八支線有須那（Sona）與鬱多羅（Uttara）二位長老派往金地（Suvarṇabhūmi）②弘法。

關於古代的金地在東南亞何處？學者考證尙未能確定，有種不同說法，爭論很大，似乎各有所據。有人考印度羅摩衍那（Ramayana）史詩（成立於元前一千至三百年之間），內有金洲（Suvarṇa-dvipa）一地名，亦作金地（Suvarṇabhūmi）。金洲一名，亦見義淨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」貞固傳：「卽以其年（公元689）十一月一日，附商船去番禹，望占波（Campa）而陵帆，指佛逝（Srivijaya）以長驅……讚曰：『我爲良伴，共屆金洲。』」（大正五一·一一）這是指現在的蘇門答臘（Sumatra）。日人佐藤俊三著「阿育大王」一書，考須那與鬱多羅二位長者往金地弘法，認為是緬甸及馬來亞一帶③。依緬甸人說，古代金地是在下緬甸

的打端（Thatan），爲蒙族人所建立的國家，盛行上座部佛教④。泰國丹隆親王考證金地，爲泰國西陲當時蒙族人的居地，領域包括今日緬甸東南地區，及泰國版圖的大部份。所以泰人認爲二位長老是經由緬甸沿泰國西陲北碧（Kanchanaburi）孔道入泰，至當時金地國的中心，即現在的佛統（Nagarapathama）⑤。柬埔寨及寮國，也有說金地是在他們的國家裏。以上各說，都是依據部份理由而加強調；因此英國佛教學者戴維斯（T.W. Rhys Davids, 1843-1922）解釋說，蒙族人建立的國家，自緬甸東部而至越南，及自緬甸南部延至馬來亞，都爲金地，即後人所稱之「印度支那」，這包括現在的越南、柬埔寨、緬甸、泰國、寮國、馬來亞等⑥。

問題所在，是金地的都城在何處。依泰人考證出土的佛教古物，認爲須那與鬱多羅往金地傳教，最初的根據地，可能是在現在緬甸南方的範圍，再流傳到泰國的中部，而以佛統爲中心，當時是蒙族人及羅斛族人居住的地方。而在公元前及公元後，南印度就有很多人移植至東南亞，其中也有不少是佛教徒；印人的文化，知識和能力都遠勝過本地人，後來就逐漸獲得統治權力，成爲印度化國家，如以印度地名爲當地地名，或以梵文或巴利文稱當地地名，佛統的巴利名爲「最初城」（Nagara-Pat̄hama）之意；佛統塔，巴利名爲「最初塔」（Pat̄hamacetiya）之意。所以泰人認爲佛統是古代金地國的都城，其都城也稱金地；因此金地名稱能傳至印度及錫蘭，在大史中記載二位長者往金地傳教的事。

在佛統周圍，發現很

多宏偉的舊式建築古跡，

有溯至阿育王時代的。如

現在層罩在佛統大塔內的

原形古塔^⑧，就是與阿育

王時代建築的刪支(Sañci)

佛塔圖形相同，或覆鉢形

，或半球形。這種形式，

泰人認為可能是須那與鬱

多羅二位長老所介紹的建

築。又在佛統塔周圍，掘

得古印度南方字體巴利「

緣起法偈」碑文：「諸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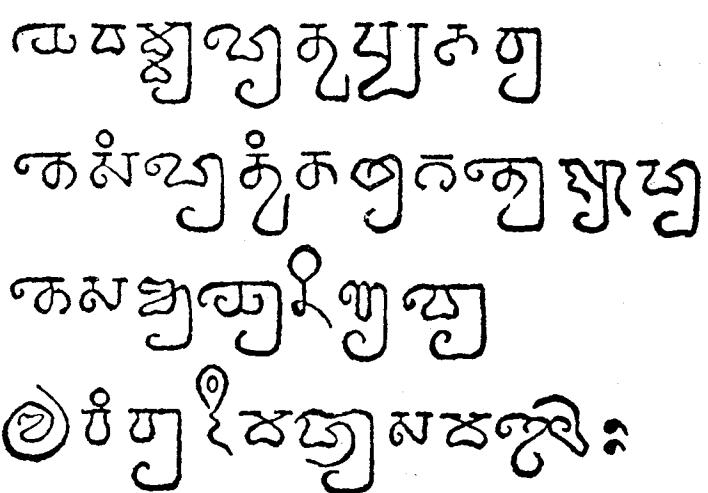
從緣起，如來說此因，彼

法因緣盡，是大沙門說。

」(ye dhammā hetup-

pabhavā, tesam hetum
tathāgato, tesañ ca yo nirodho, evam-vādi mahāsamāpo.)^⑨ 泰人也認為這表示二位長老初來金地傳教，是用巴利語，或印度其他方言，向金地人說法。但那時金地已先有印度人至，須經過翻譯；以及後來有佛教徒學習巴利語，所以在佛統才發現巴利語碑文。除此，後來印度的佛教藝術，如阿摩羅伐底(Amarāvati)與笈多(Gupta)時期的佛教藝術，也同樣傳到佛統的地區^⑩。當然主張佛統是金地國中心，是一個爭論的問題。

緬甸人以打端爲金地，因爲在緬甸史中記載，大約在佛曆一六〇一年(1057)，緬甸蒲甘王朝(Pagan)阿奴律陀(Anawrahta)，曾向金地要求三藏，但爲金地國王所拒絕。阿奴律陀王甚怒，出兵攻陷打端，而取得三藏及迎請僧人至蒲甘。那時打端是在蒙族人統治下，上座部佛教非常興盛^⑪。緬甸古史缺乏記載，而阿奴律陀王相去阿育王時代達一千二百多年，所以主張打端爲古代金地，疑問也是很多的。



佛統塔周圍發現的巴利文「緣起法偈」碑文

到佛曆十二世紀(公元六世紀)，集居於湄公河流域的蒙族人，已發展至沿湄南河流域，建立了墮羅鉢底國(Dvaravati)。當時柬埔寨扶南帝國已經解體，促成其他新興各邦的成長與強盛；而柬埔寨新成立的真臘國，方致力於扶南本部，墮羅鉢底乃得逐漸發展，鞏固其地位，至佛曆十二世紀中期(公元六世紀末)，已成爲重要國家；佛曆十三世紀(公元七世紀)中，曾屢遣使朝貢中國；佛曆十四世紀(公元八世紀末)國祚漸衰，然仍保持獨立國家之地位，以迄佛曆十六世紀中期(公元一千年左右)^⑫。

墮羅鉢底一名見於舊唐書真臘傳，同書卷一九七列傳又作墮和羅；西域記卷十中三摩呾旺條作墮羅鉢底；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作杜和鉢底，卷三又作杜和羅；通典卷一八八作投和國。舊唐書墮和羅傳說：「南與盤盤，北與迦羅舍佛，東與真臘接，西臨大海，去廣州五月日行。」通典投和羅條：「投和國，隋時聞焉，在南海大洲中，真臘之南，自廣州西南行百日到其國……有佛道，有學校，文字與中夏不同。」依以上記載及學者考證，墮羅鉢底國當在今泰國南部狹地以北，都城在佛統^⑬。

墮羅鉢底自印度接受了文化、宗教、藝術等，這可從很多出土古物考知，即在佛統周圍及鄰近各地，會發掘很多佛像等古物。其年代可遠溯至墮羅鉢底時代，該等古物現保存於佛統寺內附設之博物院，重要者移藏於曼谷國立博物館。其中有完好之青石佛像數尊，其面貌與袈裟之摺紋式樣，非常接近印度笈多王朝時代或笈多以後時期的藝術(約佛曆九到一一世紀)。還有石刻的法輪與伏鹿圖、佛座、古塔、佛足印等，在佛統一帶也有不少出土。法輪與伏鹿是象徵佛陀在鹿野苑爲五比丘初轉法輪；佛座象徵佛陀在伽耶菩提樹下正覺；佛塔像徵佛陀在拘尸那涅槃；雙足印象徵佛陀行化度生。這些都是古代流行紀念佛陀的方式，認爲不應該直接塑造佛像來供奉。只可用別的象徵來代替，這種風俗一直到阿育王以後，大約佛曆六世紀時，希臘人進入印度，或有希臘人信仰佛教，才開始介紹塑造佛像供奉禮拜。佛統出土的法輪等古物，建造藝術雖是墮羅鉢底時代仿倣印度笈多的佛教藝術，但藝術家及工匠採用了新的風格，尤其是佛像方面，成爲古

代東南亞佛像藝術之優秀作品。出土的佛像中年代最久者，是一尊坐佛，作轉法輪之姿，當係佛曆十一、二世紀（公元六七世紀）之物。此外尚有很多大小石刻佛像和金屬佛像，以及很多泥塑佛像，都是仿倣笈多或笈多以後的藝術。同形式的。在羅斛（現在華富里 Lopburi），巴真（Prachinburi）、素攀（Suphan），柯叻等地也有發現，可見墮羅鉢底的地域是很廣大的。據考古學家說，在佛統周圍有些現代寺院，是建築於更古寺院之遺址上。在佛統上端夜功河（Meklong）右岸一小村名邦德（Pong Tuk），曾發現古代建築物地基多處，其中有紅土佛塔底腳及一方形佛殿地基，又一遺址，發現一佛殿磚砌地基，及一磚塔底部，構造類似佛統原形古塔，推為佛曆十一、二世紀（公元五六世紀）之建築物。其他亦出土石佛像及銅像多尊。無論是佛像的塑造，佛塔及寺院的建築，都表現了墮羅鉢底時代藝術優美的風格。泰人認為墮羅鉢底是沿承了金地國的佛教信仰，盛行上座部佛教；大乘佛教徒也有，但不普遍^⑭。

墮羅鉢底國的衰亡，是因佛曆十五世紀（公元九、十世紀）時柬埔寨的安哥（Angkor）王朝日漸强大起來，金地國都被攻陷，勢力為其所代替，沿湄南河流域很多城郡，如羅斛封給王子為屬地；在巴塞河（Pasak）流域內，有逝調國（Srideva，即現在碧差汶府 Phetchaboon），也成為屬地。除此，柬埔寨的勢力還進入到泰境東北方首要的城郡披邁（Phamai）；但未能完全消滅北部及西北部蒙人所控制的各重要城郡。柬埔寨安哥王朝前期與中期，信仰婆羅門教及大乘佛教，亦會影響和傳入泰國中部。

二、大乘佛教的傳入

大乘佛教傳入泰境，可分兩個時期：一是印尼室利佛逝王朝時傳入；一是從柬埔寨傳入，即當羅斛國時期。

約在佛曆十三世紀（公元八世紀），印度大乘佛教先傳至蘇門答臘及爪哇，再越海傳至柬埔寨。一些大乘佛教出家傳教師，是來自迦濕彌羅（kashmira，又名罽賓，今克什米爾），至蘇門答臘及爪哇時，正是室利佛逝最興盛時期，奉信大乘佛教。由於

室利佛逝當時國勢强大，武威伸至馬來亞及泰境南部，即從北大乘佛教傳入馬來亞及泰國。本來在墮羅鉢底興盛時期，泰國南部和連接馬來亞境內，有不少大小邦國，如中國史籍中記載的赤土國，據考即現在馬來亞柿武里（Saiburi，也有說是緬甸南部的丹老 Mergui），人民信仰佛教及婆羅門教；盤盤國（Phan Phan），即現在泰國素叻，人民信仰上座部佛教；丹眉流，即現在泰國六坤。這些地區，在佛曆一二〇〇至一七〇〇年間，都成了室利佛逝的領域。室利佛逝的獻帝（Salandra）王朝，因與南印度波羅（Palava）王朝關係友好，接受傳入密宗的信仰，同時也傳到馬來亞及泰國。從泰國古代的佛教建築，也可考知大乘密宗從室利佛逝時期傳入泰境，如猜耶（Chaiya）佛塔，六坤原形古塔（此塔外形是後來加修，成為錫蘭式），及用混合金屬鑄造比人大的觀世音菩薩像，或多種泥塑的佛像菩薩像，完全與室利佛逝（爪哇島）時代的形式一樣。在泰國博他侖府（Phatthalung）的沙旺洞（Sawan）、霍地魯洞（Akahalu），北大年府的甘攀山（kampan），也拉府（yala）的達拋山洞（Tabhau）等處，發現很多古物，都是大乘佛教及室利佛逝勢力影響的產品。室利佛逝的大乘佛教，只傳入泰境南部，而未至中部及北部。雖然在中部佛統會發現室利佛逝時代一些觀世音菩薩像等，及東北部嗎哈沙拉堪（Masarakham）也發現一些菩薩像等，但都很小，可能是後來從南部帶入^⑮。

佛曆一五〇〇——一八〇〇年，自柬埔寨王蘇利耶跋摩第一（Suryavarman I, 1002-1050）以後，勢力伸至泰境各地，成立好多個統治城郡，如以羅斛為中心，統治墮羅鉢底以北地區，以素可泰為中心，統治墮羅鉢底以南地區，以素可泰為中心，在碧差汶府（Sukhothai）為中心，統治巴塞河流域各地，以披邁為中心，統治南部高原地區，以色軍（Sakonnakhon）為中心，統治北部高原地區等。其中以羅斛最重要，所以在泰國歷史上有稱「柬埔寨統治時期的羅斛國」，或稱「羅斛王朝」（Lopburi Period）。柬埔寨安哥時期諸王，有些是佛教徒，有些是婆羅門教徒。流

行在羅斛時期的佛教，有上座部佛教和大乘佛教，只是上座部佛教並不興盛，因為柬埔寨國王有些雖是佛教徒，而是大乘佛教徒。羅斛時期的大乘佛教，是從柬埔寨扶南時期承繼下來的，當墮羅鉢底興起時，信奉上座部佛教，大乘佛教一時受到阻滯；到室利佛逝時，大乘密宗又傳到柬埔寨及泰境中部和南部，很快發展起來。柬埔寨統治泰國時，曾建築了很多佛寺和神廟（神廟泰人又稱石宮）等。如披邁石宮、拍隆藍石宮(Phanomrunk)等。披邁石宮是大乘密宗重要的地點，推定建於佛曆一六世紀。石宮門上的雕刻，東扇爲降三世明王像，西扇爲佛陀感化瞻婆王故事，這些圖像都是大乘佛教的表徵，特別是密宗。在羅斛的三峯塔，也明顯的證明是大乘佛教的遺址。除了建築，羅斛時期還遺有很多古物，如佛像、菩薩像、神像等。尤其有很多小型泥質的護身佛（後人所稱），頭戴花冠瓔珞，手持賜福物；或耳長垂肩，或手作降魔印，這些形式都與大乘密宗有關。但是當時羅斛本地人民並未完全隨柬埔寨人去信仰大乘佛教，仍有很多人保持信仰墮羅鉢底流傳下來的上座部佛教。在華富里（即古羅斛）發現一柬埔寨碑文說：「羅斛城有舊部比丘，自墮羅鉢底時代傳入；有大乘佛教比丘，自柬埔寨傳入，正輝煌發展着。」自此以後，大乘佛教梵文三藏，代替原有巴利語三藏的盛行^⑯。

三、蒲甘佛教的傳入

佛曆一五八八年(1044)，緬甸阿奴律陀王，建立強盛的蒲甘(Pagan)王朝，征滅南方蒙族的國家，迎請蒙族的上座部高僧至蒲甘，決意改革佛教，熱心提倡推行上座部佛教。因此，上座部佛教在緬甸能迅速發展，而達至隆盛，在國內國外影響很大，一躍使緬甸成爲發揚上座部佛教的重地，以蒲甘爲中心。

泰族人原在中國雲南、貴州、廣西等地居住，自佛曆四百年（公元前一、二世紀）逐漸向東南方遷移。到佛曆一六〇〇年，泰族人南徙更多起來，不久，便建立了蘭滄(Lan Chang)和蘭那(Lanna)兩個小國家。蘭滄泰族一系，後來向泰國東北部發展，成了以後的寮國。蘭那是泰族首先在泰境內建立的一個小帝國，

在中國史書上稱「八百大甸」。又自佛曆十六至十八世紀，史稱「前八百大甸」（都城在清盛Chiergsen），自十八至二一世紀，史稱「後八百大甸」（都城在清邀Chiengmai）。蘭那泰族，在中國境內哀牢及南詔時即信仰佛教，待遷移至泰國西北，當接受蒙族和柬埔寨的文化後，信仰上座部佛教的，就依蒙族的形式，信仰大乘佛教的，就依柬埔寨人的形式。到蒲甘王朝強盛時，勢力先伸展至泰國北部的蘭那國，然後逐漸達到蒙族人的中心地墮羅鉢底。

當緬甸人統治了泰國北部等地，並傳入上座部佛教，因受蒲甘文化的影响，泰國北部佛教的建築等，都富有緬甸佛教的特徵，如清邁府的七峰塔，是依蒲甘城大菩提塔形式建築的，那時蘭那爲蒲甘的屬地，因此泰國歷史學者認爲，此時期的佛教是「蒲甘式的佛教」。蘭那強盛時，轄境包括在清邁、南奔、南邦、昌萊及緬甸的景東(kengtung)^⑰。

當時另外還有兩個泰族邦國：一稱拍堯（Payao，公元一〇九六年立國），都城拍堯（在今昌萊）；一稱哈里奔猜(Hari-bhujaya今南邦)，由有蒙族血統遮摩(Cāma)女王統治。這位女王曾請六百位僧人，攜帶三藏經典往各地弘法，因此奠定北部上座部佛教深遠的基礎^⑱。可是不久女王就携民南徙，這地方一度被羅斛族所佔。這兩個小國和前面的蘭那，泰國歷史稱爲「古泰族的三城國」，但他們始終偏處泰國西北一隅，而且時常受到柬埔寨和蒲甘勢力的影響，政治動盪不定，沒有很大發展，致使後人對他們認識不多，也不甚重視。

在泰境北部的蘭那和蘭滄泰人，因受蒲甘佛教的影響，信仰上座部佛教；但自素可泰南部以下的泰人，因先受柬埔寨傳入大乘佛教和婆羅門的影響，大多仍信仰大乘佛教。

四、錫蘭佛教的傳入

當佛曆一六九九年（公元1155），錫蘭英主波洛羅摩婆訶第一(Parakramabāhu I, 1153-1186)，熱心護法振興錫蘭衰微已久，的佛教，以及改革僧團。這種偉大的盛事，傳到其他信仰佛教的

國家，就有緬甸、蒲甘和蒙族的僧人，去到錫蘭留學，及在錫蘭僧團重新受比丘戒，當他們修學完成後，回到自己的國家，就傳入錫蘭的佛教。

至於錫蘭佛教傳入泰境，是在佛曆一八〇一年（公元1257）以前，據傳說在佛曆十七世紀中期，錫蘭有一位羅睺羅（Rāhulā）比丘，從蒲甘去到泰南六坤弘法，成立錫蘭僧團，得到國王和人民的信仰。當時六坤是屬室利佛逝血統的馬來亞統治。在六坤有一座「舍利塔」，原來建造是室利佛逝的形式，後經加建改為錫蘭的式樣^⑯。

泰族人正式建國是在佛曆一八〇一年，這就是「素可泰」王朝。約在佛曆一八二一年（公元1277），有一碑文記載說，坤藍亨王（Kun Ramkamheng）造寺供養自六坤來的高僧。」這可證知錫蘭式的佛教僧團，早先傳入六坤，後來聲譽遠揚至素可泰，而受到國王的信仰，就禮請錫蘭僧系的出家人，至素可泰城弘揚佛法^⑰。

自錫蘭系上座部佛教在泰國獲得發展後，原自柬埔寨傳入多數人信仰的大乘佛教，就開始逐漸的滅亡了。但是最初佛教也分兩派：一是原先存在的僧團，一是錫蘭系傳入的上座部僧團，這和當時緬甸、蒙族柬埔寨一樣情形，後來漸漸合成一派（錫蘭系）。在泰國這兩派僧團的和合，是由於協議，這可從那時舉行受戒的儀式獲得證明，即受戒的人，須念誦巴利文三皈和梵文三皈各一次^⑲。

錫蘭系的佛教傳入泰國，影響最為深遠，關於歷史發展，將在以下各章節中敘說。

（上接第30頁）

印海上人，性高潔，行事不苟，六時諷持，四季講說（講堂

家風），翹企玄風，誓行大化。雖博涉多門，實繫心淨土，往者曾譯就「中印禪宗史」一書，皆意真文茂，簡括清亮，為讀者所讚歎。今又縱其才智，譯成此書——中國淨土教理史，殆勸吾人「禪淨雙修」，如插翅虎，以見彌陀，以作佛祖耶？嗚呼！如上人者，倘亦所謂荷如來使命者歟？是為序。

⑯「慶祝二五佛紀特刊」一七至一八頁。

⑰「東南亞佛教史」（泰文），「佛輪」月刊第二〇卷。

⑯層罩在佛統大塔內的原形古塔，高三九公尺，平常無法可見，但在大塔塔基南面，後來模彷建一塔，與古塔原形大小相同。大塔傳說佛滅五七〇年建，亦說佛滅二千年後建。今日所見的佛統大塔，高一二〇·六五公尺，塔基周圍二三五·五〇公尺，為曼谷王朝拉瑪四世王（Rama IV 佛曆2395 - 2412）時加建。參見拙文「泰國佛統大塔」「慈航」第十一期。

⑯「泰國碑文集」（泰文，二冊）。及參看「泰國佛統大塔」一文。
⑰陳明德著「泰國佛教史」（泰文）（淨海譯，載海潮音四十六卷，五月至八月號）。又慶祝二五佛紀特刊」二〇頁。

⑱詳見本書「緬甸佛教史」第二章第一節。

⑲姚柅、許鉢編譯「古代南洋史地叢考」，一五八頁。

⑳「南洋史」上卷一九二一九三頁。

㉑陳明德著「泰國佛教史」第三節。又「慶祝二五佛紀特刊」一八二一頁。

㉒陳明德著「泰國佛教史」二五九一一六二頁。

㉓陳明德著「泰國佛教史」第四節。又「慶祝二五佛紀特刊」二三一七頁。

㉔「泰國佛教史」第五節。又「慶祝二五佛紀特刊」二七一二八頁。

㉕「泰國佛教史」第八節，又「慶祝二五佛紀特刊」二八二二〇頁。

㉖「泰國佛教史」第三節。又 Robert C. Lester: Theravada Buddhism in Southeast Asia, P. 73 - 74

㉗「泰國佛教史」第九節。又「慶祝二五佛紀特刊」三一頁。

㉘「慶祝二五佛紀特刊」三一頁。

㉙「慶祝二五佛紀特刊」三二頁。